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對山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朱　鎮

謄録監生臣陳　燦

集部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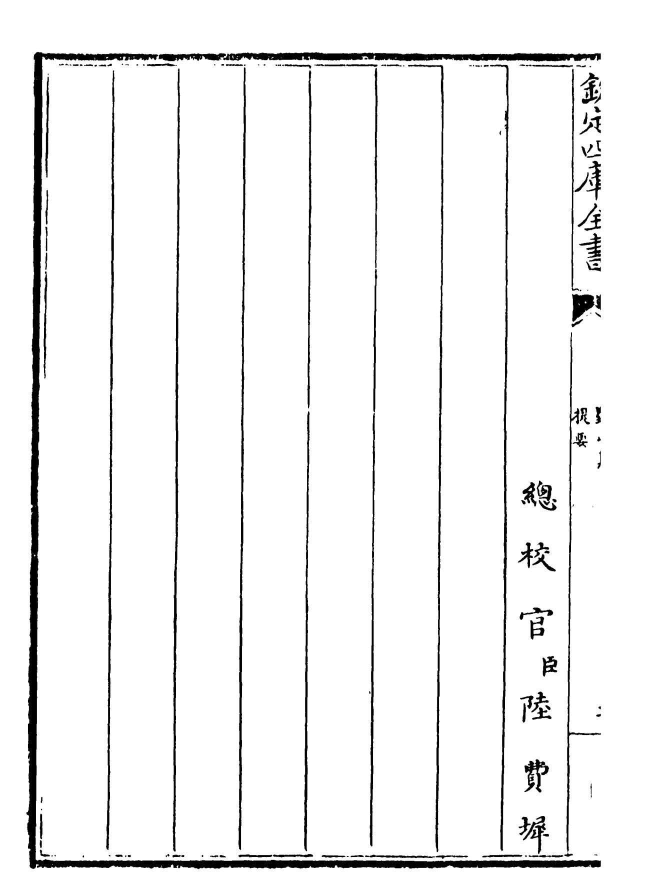
對山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對山集十卷明康海撰海所撰武功縣志至今修輿記者舉以為法别著録史部地理類中其詩文集先後凡四刻一為張太微所選一為王世懋所選互有去取國朝康熙中其里人馬氏始裒其全集刻之江

寧此本乃乾隆辛巳其里人編修孫景烈以所藏張太微本又加刋削而刻之海以救李夢陽故失身劉瑾瑾敗坐廢遂欲放浪自恣徵歌選妓於文章不復精思詩尤頹縱王世懋序稱其五七言古律多率意之作又慕少陵直攄胸臆或用時人名號爵里韻至便押不麗於雅朱孟震序述李維楨之言亦稱張太微本𣪍玞燕石閒列錯陳故馬氏所增刋

頗傷蕪襍景烈此本雖晚出而去取謹嚴於
詩汰之尤力較諸本特為完善已足盡海所
長矣明人論海集者是非不一要以俞汝成
文過於詩一語為不易之評崔銑呂柟皆以
司馬遷比之誠為太過然其逸氣往來翛然
自異固在李夢陽等割剝秦漢者上也乾隆
四十五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對山集原序

王子曰夫文至弘正間盛矣於時關中稱十才子而康先生德涵爲最然獨最偃蹇至削籍以死余至關中首索先生集讀之怪其盛名之下所著僅此而時亦有曼衍亡當於情實者焉伯循傳先生首舉其張氏族譜乃集亦不載以爲疑之何先生之子鄉進士棥來盡以先生遺集見付乃稍卒業而歎其鉅麗然其爲曼衍亡當於情實者亦益以衆則何也先生當長沙柄文時天下

文靡弱矣關中故多秦聲而先生又以太史公質直之氣倡之一時學士風移先生卒用此得罪廢而使先秦兩漢之風至於今復振則先生力也既已放廢無聊稍託之聲伎以自耗其磈磊之氣不能作下帷腐毫生活而家居久名益重海内丐文者無虛日先生間以絲竹麯糵之暇應之而門生子弟亦時有為代筆者以故不無蕪誚至其為詩樂府蔚健故是風雅所寄而五七言古律間多率意之作又慕少陵直攄胸臆或用時人名號

爵里或韻至便押不必麗於雅故此自先生志雄一世由我作則或以為不當併削然余謂棼也爾其為康氏志也者則可留為千載之下重康先生也者則不可留夫使利吻後生執一瑕以廢先生之瑜毋寧使獲罪於先生之子孫謂廢其家志哉凡二集中鋪敘亡關係者必削率直亡蘊藉風者必削命意就時離於大雅者必削總之舊集之削者十之二三而遺集之入者十之三四彬彬乎足成一家言矣於戲獸畏網羅人惡儁異命

不諂俗死猶煩人先生少負儁聲為廷對第一人意將兼舉經濟潤色之鴻業不幸被讒譖以廢其志事既無所表見而放浪形骸之外又為禮法之士所繩獨所可不磨者有斯集在乃又以碔砆溷良璧叢篠穢美箭是先生之窮且併其文為異趣者揄揶此寧獨康氏子孫之羞亦斯文後死者之責也是編也出即不敢謂盡得先生之心抑或風雅備焉覽者循是以求先生未白之心庶幾哉千載人豪思過半矣萬歷九年八月吉旦

吳郡後學王世懋撰

對山集卷一

明 康海 撰

策

制策

臣對臣聞天下有不可易之道而常獲於人主有不敢易之心葢天下之事未有舍道而能集者而道固不可易也惟心之所向道之弘否所關一有所易則所以修乎

身者必不能實用其力而道之在我知之不明守之不固甫遷於此或轉於彼雖欲勤勵以求治而張弛予奪一無所據窺伺媒孽之輩共起而乘之雖有賢人君子立於其朝漫不相信甚者或斥譴罷去不為之所天下之治將焉所賴而成乎惟有以真知道之不可易其心常憂勤惕厲而不敢以一毫苟且輕率之意雜於其中擇之必精執之必固使用人取善各有定則賢否莫吾亂而君子小人不相尤既得其人而任之以事則政無

不舉而法無不振天下之治宜無有不成者矣古之人君未有不達於是而能致其治者也亦未有徒達於是其心終有易焉而能以無獘者也洪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德撫盈成之運十五年來民安物阜雖堯舜禹湯文武之業亦不過此而策士之詔乃猶惓惓焉以化之不弘治之不洽為念陛下豈誠有未達於是而猶待於問哉臣有以仰窺聖心之於道固有不自易焉者也臣嘗謂古今豪傑之士不得所遇雖子思孟軻之流亦且

徒爾而臣之庸昧乃際遇若此臣敢有所諱而不言哉臣惟天下之深患在於久安極治而機括所不見者莫為之虞陛下夙夜兢兢思弘化理此固宜也然用於已不若資於人求諸今莫若法乎古古之君心純乎道未嘗敢以為易故其用人行政有非後世之所能及如啓當禪授之後繼禹之業守之以敬而伯益之用終始無間故道之得於禹者無廢墜不舉者矣中宗高宗一切信任陟扈傅說之屬而又本以嚴恭寅畏恭默思道之

心成商之治夫豈無所據邪殷之頑民雜於管蔡武庚之手武王之澤未洽也使非悔悟於周公篤信於君奭借有成康繼序不忘之思旌别淑慝之意而禮樂之化豈能如詩書所道哉程頤曰聖王以求任輔相為先歐陽修曰君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蓋政以人而舉人既存則政自無偏弊不舉之患而治之在天下者可成也陛下欲求數君致治之績獨可舍此而他務邪亦惟有不敢易之心而已天下之政孰有出於人主之心者

況用人之際又其本原所自之地哉聖制所謂簡賢為輔用君子不惑於小人誠灼見其必然而憂勤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蓋大君為天地之宗子必有大臣以為宗子之家相相之職所以輔養君德而贊成政化天子不可一日無者豈惟夏商周為然皋夔稷契之流雖堯舜之世亦不可無也若其賢與否則必辨之於先而後可任之於後苟辨之不明用之不當則天下之禍反有不可言者矣何者以匹夫之賤而上與天子共事其所

為操縱予奪者無一不為天下之所稟受使心術或不正而學識或不醇則其所壞非如有司之一節一端而已故必先有不敢易之心然後修之身者無往不實修之身者既實則出乎我者無乎不正而人之邪正自無所匿於是擇其賢者而用之則輔相得矣臣於今日豈以不得為憂哉特恐所以待之者不至爾臣在草野間聞朝廷用一大臣必極聳動以為諮諏親信將必有出於恒品之外今上於京師乃或有未然者臣願陛下為

之禮下務得其心而使盡其職凡遠猷大畧不爲羣議所詘一政一令必與之深言極論而後布則小人雖欲肆其無所忌憚之私以惑吾聽而其情已先覺矣蓋小人之情不過趨利避害去其所惡而求其所喜者而已然亦必掩之而不甚露故利之來或遜且謝之害之至或以爲所分且蹈之夫辭之不力則得之不固受之不力則去之不決及利害至於必不可已則亟去與取之恐後也方其有所勉而爲之也其卒不可掩者已躍然

於甘言悅色之間即此試之小人之情可復遁乎既得其情則宜亟去之去之不亟則或為他巧所中而猶未免於有惑隨有即覺隨覺即去如是而已如是則君子小人不相尤君子小人不相尤則動無所妨而天下之務自無凝滯不舉之患矣臣請以聖制所及數者言之禮樂不可以一日無此萬古不易之論然其興也雖專重其實而亦未嘗遂棄其文臣竊見近之所為禮者疏簡縱逸雖所謂儀文之末亦未之有所為樂者殘缺廢

壞雖所謂聲容之細亦末之備蓋不得其本而安於苟且將就之習固如是也苟學校之教有以振作而興起之則人心自無不節之欲而其情自無不和之發凡見之宗廟朝廷鄉黨之際自有以去其疎簡縱逸之習而補其殘缺廢壞之獘將不俟於進退升降而節鐘鼓羽籥而和矣禮樂有不興者乎至夫教化之所在其機係於人主之心而其應屬之天下之廣萃英俊之士使之羣遊於學讀書窮理且或莫為之變而欲敺天下之愚

民使悉歸於禮讓和樂之域固已難矣莫若先以恭儉忠厚躬行於上不為聲色土木貨利玩好之所移易而後徐以示於天下天下方以前日之侈縱相安而一旦之所聞見乃如此其心亦必悚然以思冷然以省苟一二大家巨族頓悟而倡改之則人之樂從者衆矣選課之法則臣於此有所深惜祖宗之於士養之以道義而信之以賞罰其用也不為之拘而其課之也幽明殿最各為之等故人皆勉於其官而優於其事比者稍有兵

荒而納粟買官之人已滿吏部之簿矣雖有才德滯於所用之期用未及而顛毛已皤種種能以壯節自勵者曾幾人哉又況黜陟之施一惟流品是視苟不本於科甲之選髙官重秩未肯輕予則彼無所慕於中者又安有所忌於外哉臣願嚴其僥倖覬覦之禁使冗懦不職之徒一一謝去選惟其才而不盡拘流品試之以官而課之以實如蘇洵所謂其人廉吏也有其事以知其廉其人能吏也有其事以知其能然後因其最否以加賞

罰天下之人望以其才自見者亦將知所變矣征賦之病大抵冗耗過多而司會莫為之省非司會之不省勢不得也自京師言之食之仰於江南歲數百萬而權勢所畜無籍之輩不為國家分寸之益者乃至百千借其空名以耗實費至有水旱饑饉之變則又加倍以取於江南之民臣聞土日竄則陷繼之江南之民貧甚則江北可晏然以不顧乎況今邊境之擾未甚妥帖前日榆林大同之役馬死食匱所費不知幾千萬而無用之兵

又坐食於邊山陜之民丁運之法無不備舉老幼婦子流離移析外患未除而内地已困寧不為可懼邪臣欲去冗耗無用之費而革權門招集之弊息江南之民以固根本邊境之擾但以付之良將不用統制之屬帶挾僥倖之徒以耗軍食而又復屯田之實省丁運之苦用固無不足者也兵則先於生養安息之間為之深計使不受役於私門而得給其俯仰奮迅矯烈之氣又必常振勵之使之無所沮喪今有一級之勞而大家右族訶

譴奪去不敢仰視將何所養以自奮乎況夫新舊逃流之兵方以官法逼之復伍釜爨之用俱無可充又其居無親戚往來之接其心之欲去已甚矣衛所之官又以嚴刑深計鉤取其有彼方有欲去之心而此又逐之使去逐矣而不去豈人情哉欲兵之强而二者特不之詳臣所以深慮也用刑之際洞照物情而不為所誑明者皆足以為之而法之輕重則有一定之制既得其情必為之斷使貴賤無異施豪右寡弱無異決則令之所出

即無不從天下之奸當必隨禁而革葢天下皆天子之民刑期於必戮賞期於必得不待命而後知者也豪右之徒有所倚仗得以自脫而寡弱之人駢首就死人之情孰不畏死而不求所以自脫哉此尤陛下之所宜置念者也夫數者之務酌之於古而行之於今宜有不可易者而其獘猶若此聖制所謂袪其獘而捄之欲化行政舉如祖宗創業之初比隆前代者豈有他哉亦取諸人而已孔子曰為政在人啓以下數君不過中才之主

一得其人且足以為治而况陛下神聖天縱出於尋常
萬萬者哉然臣於此竊有說焉蓋政雖舉於有人而身
則所以取人之本故孔子又曰取人以身欲得人而不
先修乎身是其心之所存輕忽率易不能不累於愛憎
之私而用所不當用舍所不當舍者有矣臣願陛下急
於修身以端取人之則然所以修身者又非勉強矯拂
之所能致必自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以至於動靜
語默一事一為之際常加儆畏内省於中果當於理而

不悖乎果非其當然之則而狃於外誘乎使天理純明私欲淨盡則身無有不修而道無有不盡酬酢斟酌自不謬於天下之是非茍用乎人其用必當茍發於政其發必精治功之隆必能追配祖宗卓越古昔而有詩書之所不及載者矣彼漢唐宋區區小補之治又惡足論哉然臣又聞治不患於始之不得而難於終之有繼伏惟陛下常存不敢易之心以守此不可易之道則國家天下之幸非獨臣之幸也臣無任惓惓忠愛之至臣謹

對

李西涯曰條陳禮樂之興廢發明教化之盛衰以及選課之有方征輸之有法馭兵之有制用刑之有條一一中款末路歸本君身尤見忠愛卓識

張太微曰余過淛西對山嘗與余論文曰文以理為主以氣為輔出於身心措諸事業加諸百姓有益於人國乃為可貴也今觀茲策切於事務曲盡情理苟能舉而行之不止一世雖百世行之可也其論君子

小人尤人之所不能言而不用統制之說尤為安邊至要其論財賦兵政二者之獘與救獘之策皆鑿鑿可行孰謂對山文士而不閑於政理哉

論

史論

靈帝崩太子即位宦官蹇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而立陳留王協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又謀名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進然之曹操

聞而笑曰此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名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康先生曰操之言是也此漢之所以亡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為之詞爾曰若盡誅之事必宣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度天下之大義苟義有所屈而事或安焉君子寧詘事而信義況事與義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於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為刑囚執人之事大司寇之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

執人於天子之側則履霜之漸篡弑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之若彼嚴也何進不勝宦官之亂乃大名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衆當是時漢之危猶一綫也乃又以諸將無嚴之兵絶而墜之耶此於春秋之法蓋元兇首罪必誅而不赦矣而況其事又未為安也宦官之毒漢自恭顯以來若是其遠也蹇碩趙忠張讓之徒欲廢帝而立協逐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於是時既不能修明漢家之法亟收其權杜篡賊之路又不

能聲昭名義屬之司隸以誅其尤顧乃區區以詢袁紹之謀及再白太后不從而計絶矣乃猶優游以待外諸將之兵乎李園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死士以待棘門之内故不勞而春申死焉此碩碩當作張讓之徒所以勝進也董卓入關之後燔燬宫室褻廢天子蕩析民庶其孽禍倍萬於宦官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名以除之耶夫外諸將之兵猶虎豹犀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者憂其家之為祟禍也收虎豹之屬入於室而歆之至則盡啖

其家人此於崇何不除顧奚必虎豹犀象而后能也況於卓之無所忌憚又甚於虎豹犀象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悖義而傷教也天下之事茍使悖義而傷教者為之則未有不誅其君夷其社稷者矣人主之幼也為之師傅教導以增發其聰明不幸而有孽人窺覘於側亦必有以從容捍蔽潛消其志意則在我者可不勞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革也田氏之於齊其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

且安紓和悅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所為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顧不足以致而滅也其理當如是也至高國之屬則悻悻然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者以啓之也子讀漢書至竇武陳蕃之死曰嗟乎漢之亡也其以是基之乎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遽效之古諺有曰莫視其輿先視其愛以蕃武之賢猶爾也彼進者何足以其知其愛而視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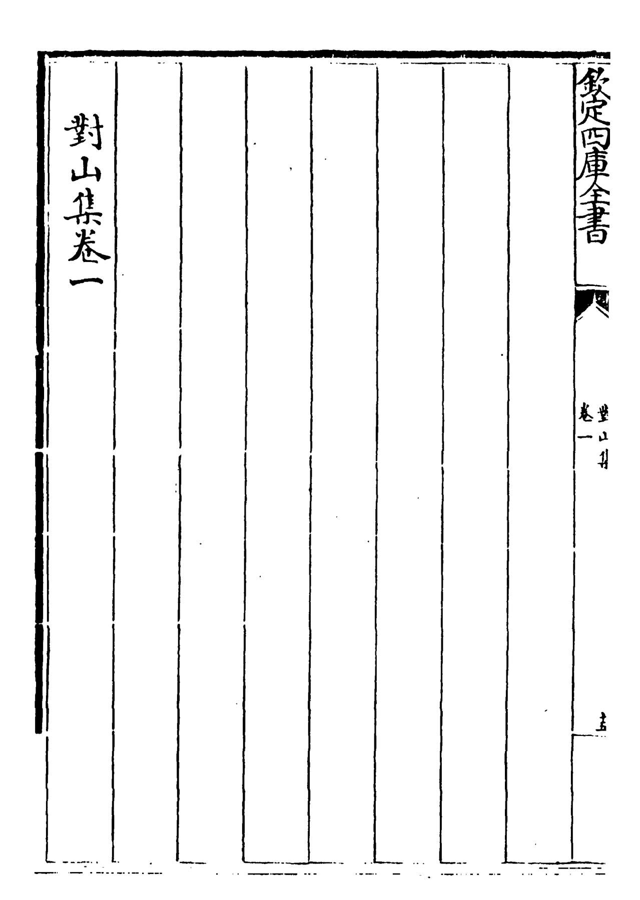
友論

夫所謂友者起而内我以道者也古之人雖自聖神必有友友也者友其德以資乎我者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已者又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今之人非無友也友其所友而不擇也友其所友而不擇則終日與俱非淫褻狎媚有弗入也非財利物貨有弗親也非憂患死喪有弗止也如是則盍愈於無友者也道不知加焉曰吾有友也友之道蓋如是乎我徒以順而莫我逆者曰此吾之善友也我將無慼焉凡所以陷吾使吾日就於牛馬

禽獸而莫之知者皆彼所以莫我逆也其日惟反反焉以道而責我我惟日景景焉亡獲於心曰彼豈所以識我朝夕所與者皆自誇侈者也彼烏能友我也是則所以使我日就於聖賢君子之域而莫之知也何也其邪者安吾情而易入者也其正者皆拂吾情也人孰知夫逆順之際可以利害於我而為之區也故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貴自審而已矣審乎其正則從乎其正審乎其邪則絕而勿從凡正言終日而內我以道者皆正也

凡徒然與好終日而不內我以道者皆邪也吾志於道則凡志於道者皆吾從而已矣吾弗志於道則凡弗志於道者皆吾從而已矣由是則君子小人可以區而所以順逆於我者可知也由是則吾終日唯唯焉惟所語而由所弗改則所以為我者可知也故寂寂之語附耳之論皆淫褻狎媚可勿近也夫德者難成而惡者易放也使與十人居之有五人焉正襟危坐非先王之道有弗言也非先王之行有弗行也其五人擊筑呼嘯非鄭

衛之音有弗為也非桑中洧上之事有弗說也則孰從乎我非甚明者則前五人者我有弗屑也使五人咸亡焉日與后五人者居之末有能悟者矣故吾為甚懼焉榆次金可卿因與余論友余以是言之且將以自求也



對山集卷一

對山集卷二

明 康海 撰

書

與彭濟物

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即甚慰甚慰然又倏爾而别此情如何明日逢德光道及稚愛云云此誠斯文骨肉之至他人誰肯然者感灼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

知我厚故不避訶責輒布上左右惟公察之聽之僕自庚午蒙詔之後即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酩酊為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此不但信於鄉人妻子奴僕也蓋素性疎懶偶因官秩羈紲數年若拍豚臂鷹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實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慠無狀如彼即或奮然有攘臂之意隨復自笑自詈以為狂奴猶爾不量即又飲酒散髮箕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激之不返雖三公之貴刀

鋸之辱不可奪也況數石之粟半幅之紙乎僕自幼支
謾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先皇帝寛仁大
度即自私擬以爲臯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於今而狂
放易言畧不修飾至皇帝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
益喜益負以爲鄙志當究於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輕
易不檢惟僕言是是故謾論譏說畧無忌畏日就月將
幾踵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者又補砌所無以爲
真有使僕含垢於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

上辱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孤介之業生平微志付之穢塗情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冀之事與蔡邕卻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得含垢冒汚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即宗元有不同於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邕之操而迹厠宗元於九錫之間仁人志士宜於此何如也今僕之所憂者在忽有犬馬之疾死丘壑之下不得伸其宿心原悰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

之用事也蓋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壽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於我我固能談笑而卻之使饕虓巇嶮之人卒不敢加於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蓋皆耳聞目見而熟知其然方臺諫論列之際出於一時倉卒未暇差别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之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即非賢者然豈少於商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於孫聰曹元與云云之間邪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蓋已披

髮嘯歌至於終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為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高義曰古人内舉不避親時之可舉不可舉非僕所知也而僕之不才汚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覬近臣者以其所為主於此使識者苟為之言則所係於公者豈細哉今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職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罵不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遜而隂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勤渠閣老門下者以為賢能僕嬾放畏出

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僞恭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砥行之大而但呻吟詩文以為高業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為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未從即拒而絕之以此親踈多怨尙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即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宏不能信之於人雖頗自

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謗自入有罪者之籍汚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之志局閉淪落智髙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下於中夜竊自嘆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狗外搆此兇愚今又不儆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一時同黜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汚者然罪大惡極羞談於婦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莫不覬幸僕出以為先容之地而當時宰執又率崇私愛而乏分别苟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為喻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

知其為人而真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為不肖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賢君子自謂已如此自謂而人以彼謂已蓋所謂嘐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悃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必信其為肝膈之實慨

然憐我體我矣會公甚難既會又復匆匆不得請益而又不能迎候敝邑此甚負公也諒公有以恕之乎臨紙悃然春和伏惟保順幸甚

與王子衡

數日之别已勝數年矣諒公同此情也華山之遊此平生至願况又與吾兄同之抵家後百事狼狽荆妻痰氣發作幾於不起小女出嫁伊邇未免匍匐耳富有富者之事貧有貧者之禮父息之情誰能不爾坐此二者使

不肖倉卒言兄長之前顧不得羽翼而東耳奈何奈何
在省時會近山尚書濟物總制俱道雅意隆篤細得近
山言深服公所以處我者有禮也近濟物以他人之謀
將致我幕下昨已為數言絕之頗涉峻厲於乎彼殆以
我為何人耶大丈夫出處自有禮義豈私好私與者尋
隙投釁附會可致耶兄與我有骨肉之分當憫惜至此
丘壑之下凡有志天下國家者豈所忍居苟有所不可
則亦寧死守而不易耳平生碌碌別無他事維此點檢

最熟而又失之死無面目見先人於地下也盖此又是一番波浪比之往日應舉不同如之何可以輕且易而言也厚齋之意雖善然非實知我者固已惑之矣然棄之則不可也去秋有一客相過極言彼所以拳拳於僕之意方在杯酒間僕變色大罵聲徹四鄰僕豈彼之所宜論耶昨見自彼來者云彼已深含於我此不知僕正欲其含也即此可以再見不肖之心矣張吏來甚急因先附此意不恭之罪吾兄想深有以亮之稿序數日後

當托人附上不敢負吾兄也臨紙耿耿無已

與朱升之

天下之事能以德美傳不朽者今不過數人耳然皆為言者所遏此固世道使然然皆以黷昧難曉者或偶爾有之而超然在人耳目者亦不能免此可長太息而繼之以痛哭也公清聲大才雅量恢節孰與古人多讓彼以私怒左道之言即又如此賢哲之黨盡矣公固不肯緣此輕重言者國是所關治亂所繫小人坐享清譽而

君子蒙被汚辱欲天下亡事安可得哉李獻吉被論尤
廣至有以敗壞風俗言者於乎獻吉豈斯人哉此可以
占公矣僕雖宿寡行檢然視鄉黨自好者亦少有優劣
乃前此命為劉瑾黨士修學之志雖古人所至尚安有
推擇何至黨瑾者茍可以甘心快意固不暇計此也公
不知尚移何處即或以别事在關中亦好當請公西來
與坐論數夜使細小輩見吾儕胸次忠君孝親立身行
已死不以易如此兩卷俱封上媿不足稱副委命書籍

托劉令尹數日後即可馳上公即有外移其行當在何日然須待命至乃始動否倘行急可示知之僕即星夜來求静處與公别也使來數日為賓客所冗不得具裁甚惱臨紙又復匆匆不盡其欲言伏惟亮察幸甚

上遂菴先生

執事此行宗社之慶生民之福也不肖萬萬死罪無面躬詣拜賀今兵事日繁賦餉日急各處經畫糧儲之人率不堪職動為迂濶難集之計百姓百倍陪費不支一

行之需倘兵勢更盛又當何以山南湖廣之盜不可視為尋常今之求治者率弟子行當亟須丈人也詳此盜能老弊我師者中国有人耳往時四川湖廣陜西所上首級盡山居平民非真賊也凡執事所以報孝宗皇帝者惟此二事耳不肖雖在罷廢然世受國恩不敢忘此憂也初冬微寒伏惟保丈以慰天下之望不宣

與張用昭

辱教知近事如此數日身心不能自寧況有官者與受

方國之重者哉然以執事之才當此劇難狼狽之際要夥有餘力顧委任何若耳廣郡數蒙其至無他郡芟夷絕滅之慘者不可謂無所繫也近聞丘將軍與戰南陽獲俘甚多若爾亦新來一快事但其啓行時言語甚易無懼事慎敵之心恐非名將家法也賢郎文雅勤事此最學者艱節其聞抄寫文字似於下學上達之旨稍相違背盍若令之潛沈諷詠自求於經訓之間既通貫融液然後操紙命辭自必有過人者而奚俟此敗故駁雜

之語哉公家世有大方諒不須吾言吾自不能不為之言耳春和惟萬萬保重

與張邯鄲書

於公雖尠素交然公為鄉里豪傑之士居官之聲動燭遠邇此吾所甚慕也頃聞盜賊薄公城邑凡幾矣公能悍然無懼以作其民邯鄲數得無恙其係豈細小哉願公益加嚴慎肅練士民倡率豪傑攻城約以死守城危誓以死戰彼雖號有數萬然中多婦人孱氓精兵要千

人耳既擁衆抗軍不能留蓄寄民而所過殘滅井臼釜甑罔有孑遺必無恒飽之理此應敗之道也昔吾雁警邢郡返過邯鄲見其人率勇敢有氣吾恨不能丞尉以作其武幸聞公大抵甚慰矣况又有近功邢鄗諺曰莫眡其步當眡其趾夫民既以覘彼之所為矣今戰亦死不戰亦死甚曉然也然不戰固死使力戰安知其不生邪此可以語邯鄲之民使之自固其志矣受公甚深見公邑人來不辭惘然敢告以此今之名將未有類公者

也春和惟為民自重萬萬

與王敬夫

亡兒志文至亟與登石間兒婦楊氏食砒霜不踰時遂死此十一月七日巳亥事也痛徹心骨殆何忍言念惟此婦自五月念二栗死即堅志死節荆妻及諸女輩日夜防衛已極縝密乃于其月念九潛服毒鼠藥數匕幾不可生賴覺之頗早得以投救至于今日每聞妻女所傳婦言其志必不肯回因諷之省厥父母冀至膝下或

以愛奪乃悔恨彌切日夜號泣欲西南麓公與許夫人不得已令其兄宋與其嫂含姪女送之來仍以有心婦女一人常用伴侍婦至栗柩哭畢入内見荊妻殊有喜色曰吾謂夫已葬不知猶未也荊妻私意其語謂予曰新婦志大不易行必有變柰何予曰汝但多方防衛可也翌日與諸防衛者相處極歡有一出者必止之曰汝出吾怕也畧不一言往志衆以爲既見父母果懷眷戀後將無事荊妻者獨不以爲然令嚴爲環守是旦粧洗畢

假言宿飯作渴索醋湯卧内飲不知潛帶碎砒二三兩隨飲吞盡少間砒毒内作與侍兒登厠歸漸不能支乃誑小女及妾楊氏曰吾適登厠見祟身頗不佳幸與紼箸禳之又索醋湯令極煖來連飲三椀許曰稍可矣荆妻入見其色驚扣所以因切疑之搜其袖有遺砒始知中毒亟呼家衆尋醫治之婦徐曰妾此來欲以死從夫遊地下前所費物實砒霜數兩假言為金珠使姑不疑我今已盡服人言砒霜用醋下者百藥不能解恐舅姑

及吾兄以藥解吾毒則大壞吾志是以連飲醋湯數椀可喚吾嫂來治吾後事滿門驚痛呼其兄嫂至因以解藥予之閉口不納逼之太急則咬椀立破每藥來則輒揮去堅閉其口楔以鐵箸且曲矣齒堅合不啓也曰吾與飲此吾不食砒霜矣今吾以死為樂以生為苦也柰何以苦事逼我其嫂啓篋出衣皆婦近日所製以為臨死之用者無有不備與不精也著畢氣絶予痛哭幾死以為曩者栗初死時情激心裂痛莫可制其死或易至

於歸謝其父母又三月餘矣父母劬勞之恩眷屬繾綣之意顧不能一移其初志而不迫不怒從容就死如此古之達人志士不足與之先也顏子為孔門高弟夫子特稱其三月不違仁而新婦少年女子耳乃其志久而愈恒彼豈嘗從事于學問若士大夫孳孳亹亹者也其天資之高父母之教要有不可誣者矣荆妻言新婦數向予言古今賢女故事云得之其父兄講說今日之死豈非聞之于耳即感之于心而不忘耶夫人食利藥少

許必疾痛萬狀新婦服砒甚多比死顔貌安舒畧無倉卒豈鬼神陰以相之使其毒不內撓正色以斃也栗為人頗嶄匪僻不正之行嘗曰姦汚殘賊天道未有弗與還者故行年二十有二曽無一毫非禮之動乃天畀以良妻若是天信有徵也哉此婦與令愛德性甚相若適亡兒各兩年雖嫗媼不熟其面也記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栗之兩婦其庶幾乎昨新婦自靈寶至出鞋二雙壽予與荆妻孰知其與舅姑為永訣也因語楊生楊生

云妹來時以二物曽夀家君與家母殊不知厥意所在今若此誠所謂與之永訣耳於予痛哉兹乞執事與新婦别撰一志備其美德俾將大石通刻三誌納之于壙以示不朽昔栗欲以一槨通葬三柩則栗之志亦可以無憾于九泉之下矣兒女之事累兄甚多敢以楊生肰隨書附上惟執事念之憫之臨楮泫然情不盡布而惟尊照萬萬十一月九日海再拜

與唐漁石

久違光範不勝懐仰之私春中以探親之行赴省城留滯月餘其事所司明知寃苦皆引嫌弗究君相極力明刑于上而天下依違之習自若含垢冒汚僕分所宜耳尚何忍言伏惟執事推賢愛才之心休休無已方内英俊莫不鼓掌相慶以為將有拔茅連茹之漸而太平之幾誠在是矣其遠且疎者或無以表見于衡鑑之下使太璞不登私竊忩焉每有所見擬議欲問輒復中止思惟執事之愛即何可嫌昨在省見山東進士李開先者

資性英發識見超逺文藝精典哲匠所難治體通達後輩希覩心殊重之瀕行因與太微蒙溪洎韓馬河濱諸公送之東郭之外至今不下鄙懷者凡三月餘矣值便草草用貢台聞天下之善士如開先者又不知有幾人惟執事備訪力求使勿淪于常流則今日得人之盛葢有淩跨古昔炳耀簡策者矣孰謂非執事之功也後生末學如開先苟得大人君子作興砥礪於上將來所就自僕覩之可謂國士之無雙也惟執事默求其為人之

實而加之意實斯文至幸聞彼欲求國子學職是又以
中書付仲默博士付昌穀殊可惜也旱夏苦熱伏惟保
愛以慰斯世之望不宣

答王汝言書

曩者仕宦時竊見世事搶攘以為非甚難辨也特執事
者未嘗少加之意故云云耳每遇士大夫率肆言毋諱
不知觸人遘怒已厚乃竟以罷官至罔為姦人之黨交
遊諸公或以書責我宜改易往轍得書後大笑索酒曰

我罪蓋如是然我何能改也夫予不能行事於世以誅
其姦乃并不得肆論其短長哉夫善與惡是與非其數
較然明也執事者不以為意而槩與之則反手倒持惡
民興善理盤風俗衰詐偽起子弒父臣弒君毋不亟為
是猶可委而弗究邪天下之事雖貴埶者所共壞然豈
盡持執事者之手令事之不較哉四海之遠兆民之衆
事為貴埶所制者要不可以十一辟之惡風疾雷雖至
盛必無終日委而不為而謂非我所得專謬矣請以廖

鐙喻之曩在河南日嘗屢遣人誅求郡邑矣其重求不過千金郡邑科斂千金只一項耳其錢穀轉移詞訟難易約束流滯彼豈曰治此則妨吾索可置勿理也不才之吏各欲自肥私享則是數者鈎致無不至使反此心以正理易治即是數者悉可以裕窮民稱良治矣士大夫平居動以古人自期謂事直未當手若云云我當如何如何既當手矣而又委以執力此非真有為民之念者也劉養和以犯廖去矣燕憲清帖耳奉廖何乃亦去

矣二君同以廖去其髙與下美與惡奚啻天淵氷炭不相侔也而士大夫乃猶舍正路而弗由豈不大可哀耶昨常守徳來繼燕又視養和為烈矣彼廖氏者受侮半年何不更用前計以酧守徳而甘心若是其道固有所難也今上無貴勢之撓下無執友之托臨事涖民心知其惡逆而隱忍含糊善不加恤惡不加警使無狀之民如羣虎負嵎而良善者卻足自廢有天日之明官長之設刑法之禁而身制於齊民不可左右朝廷所以建官

分職之意安在平日鄉黨爲善者率云某爲某事嘗言其不利今已然至此乃猶不見其賢者固以爲時有所未至而不賢者將又因以轉而不善矣此予所以瞋目於執事之臣也大姦巨惡犯禁蠹理恬不爲怪小民罣誤冒法則錙計毫數洗垢索瘢持此而欲天下治平胡可得也吏長姦民侮法二者國之大弊也今長姦之吏盈滿仕局而莫知所懲侮法之民桀踞鄉里而莫知所畏此當塗君子之深憂也昨過貴邑見事埶百爾狼狽

以深恐懼乃續聞公言云云及叩之在塗又有過者乃嘆守令所繫之重如此使郡吏一切如貴府縣吏一切如貴縣長此安極今日偶見敝縣一事為上吏發至劉令以病不得理其丞但惴惴奉承唯渠皃所恣意耳然僕向為當道言之不知卒聽否也安得公在蜀時風致為一洗耶昨僕謂弟姪輩曰汝言言有内艱報尚能戮皃省察使之在官數年不知又當何以而此時列郡太守皆碌碌不足為汝承雖美才盛年又姑息寡力大抵

時運使然非人力所能也

答蔡承之石岡書

一別便如數十年人生如此何以堪也海內故人屈指無幾忽得手教如飛墜自天欣慰萬萬殆何以言小兒栗所娶渼陂之女丙戌秋生一子矣乃子母並死今春為繼娶楊叔安之季女此後兒女事俱了更無掛心者去歲自今夏南海霍渭先既以賤名厠諸章疏春首又以一書見諭鄙人心事搜括畧盡其相知之真雖齬齪

之交亦不過此顧仕宦之志自庚午秋根株悉拔他人不知石岡則知也幸九重聖明灼知不肖未便施行即若渭先之志又有何面顔見廟堂諸君子耶隨亦具一書荅之矣并其稿以上丈夫生世固當以拯溺救焚為心而僕則切恨世之士大夫賤恬退尊勢利往往反為小人所薄鄙志如此正欲銷忘宿志以明士大夫之節耳前歲遂庵翁亦以此為言僕力拒之今殊成怨也然亦何恤焉新刊四種碧山乃渼陂之作其三皆出鄙手

荒忘如此可似雲霄中人耶心事萬千不得一一展布

伏惟保愛以慰知交之望幸甚

與鎮西將軍曹公書

海白總戎曹公足下昨聞寧夏之變甚悲鎮巡諸公何以不幸如此及見行到文移乃知足下盡心曲處如此此宗社之福也又聞躬至各部慰勞三軍此尤至計他人未易及也昂錦諸賊本無知小人不勝一旦之忿搆變造逆事出偶爾其脅從之人初不過三五十輩爾逆

事既成聲勢遂重諸餘將吏皆亦執係父母妻子刼迫而然近聞傳令造舟以待北伐此固憂國至意夫兵事尚神而謀道宜隱也造舟之所去寧夏近而易見先無所處使昂錦以此扇惑其衆謂朝廷必用誅殄為心彼將士豈皆明理識事之人萬一信其必然則外增必死之懼内乖效順之心所謂為賊堅衆非計之得者也今莫若遣人詣仇鉞諜内應仇鉞者鉅官大將非甘心昂錦者也其標繫母妻之恨即未能啖肉嚙髓盡屠諸賊

以償耳今誠以語鉞鉞必有所計度於彼彼少信鉞計數賊之首可指日得矣況鉞又翹首望通也故莫若先通鉞鉞通然後張兵揚威遏其驍銳則鉞得有所資耳緣以喻衆喻衆則士卒之心無有不齊士卒之心齊則昂錦者几上肉耳鄙諺曰以米煑粥以水植稻蓋此之喻也夫昂錦以一日殺五大官甚能也而不能以旬日南下此非積算矣數者固畏公威德也昨公至各部勞軍其股肱已悉剪矣夫既剪股肱矣猶可為全乎雖五

尺之童亦知其無以為也此大事至計不可不念者惟公察之圖之

與馬伯循書

别伯循甚久不能得問伯循也頃因客欲過三原托謝墓誌之寄當時匆匆不盡所言故如不問也老伯母之逝凡為人子者皆可以哀痛摧裂況伯循履道純孝者然有老伯父及母君在也伯循一有過哀傷性老伯父若何母君若何宜思其大者可也天生伯循欲以繼明

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凡海內學者莫不以是望伯循不但僕與伯循私厚也近聞其氏六郎與令兄弟作孽伯循深被其侮夫無故之侮孟子所謂妄人者也僕意伯循必不與之較耳然兄弟骨肉至親誰能嘿然宜別有以圖之也六郎行暴貴邑若虓虎亡攖也即不姑以忍之彼或至於犯其更尊者之衣履伯循又將何以處之勝負之際市井之所向也烏有士大夫而俛與市井相較者況伯循之力萬萬不能勝耶彼所養而藉者

盡市井無賴也彼賞以錙銖之利皆可興難於我彼又挾有貴父之勢如之何以制之今莫若善誨令弟使毋適中其欲鬩之意而已鄙諺有曰樹大有風人賢有謗安知貴邑所謂士大夫者無有啓彼興難以危伯循也夫與伯循骨肉生死者仲木及僕二人耳僕不知仲木何為知伯循之事而不以告也千里之言不知果然否惟萬萬以理自遣為是小書二冊附上啓覽乞恕所不悉也

與何粹夫書

久違懷仰何已不才宜受重辜乃冒輕典直先生陰庇天子仁聖耳去歲得手教感慰千萬非吾兄他人誰肯然也近又得孝思所寄書益感念顧隆篤僕烏足以承藉山田數畝破屋數椽差可度日幸狗馬之疾盡無又多暇日可以採薪蒔藥此其叨冒豈細哉冬初見遞報知有起復之命私心甚慰蓋時事若此安可無賢人以立於朝備倉卒之用今漢中蜀楚之盜方熾未艾而來

治者率乏統御張弛之道輕褻國威厚助賊氣其經畫糧餉之人又務為苟且迂濶之計百姓百倍陪費不支一行之需賊勢更盛當復云何為吾兄者固不可堅卧東山也友人楊吳二君來值有手足之瘍不能盡所欲言惟保重保重

答沈崇實

僕來持奉教札兼及碑帖之富感激至意何限斯文骨肉乃踵古人未之前有也不肖固執愚行雖萬萬死生

不可搖動所以不能無憾於中者誠以斯名之難居也修之於平昔而礪之於今日得志焉將以加諸天下否修先王之道以終予身而顧冒被汚穢如此何以為人也士之所哀莫甚於名喪節靡而身死不與也今不肖已喪名靡節矣即使長生百年有顔回曾子之行程伯朱季之作亦不可自明於千世之下此固志士之深悲也人常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然固不敢不勉耳又安肯稍自貶釋以從時人之情為進取之

計邪有一於此死無面目以見先人也城南之事乃自斯人得志之後與敬夫同感孝廟恩德而然非僕一人也至於晝夜千萬謀畫欲以毆敵此實有之雖今日亦不敢忘也況當時邪然惟天地祖宗及我孝皇聖靈默鑒而已辱念隆篤有國士之與故敢率爾答謝若他人則閉口矣不能瞻送旌節徒切倚望伏惟為國自重萬萬

答柏齋先生書

僕生平服義重德直行亮迹而已其他虛恢盜名隱忍

委曲以要時好死不顧也承教云得報以來且痛且恨所痛者執事平生之心可以對天日有伊周之才之志不得少行於時所恨者凡事輕忽簡畧不存形迹卒罹大謗蓋公愛惜不肖之深不覺言至於此感服高義比之父母更復何言伊周之才之志僕之汚穢所不敢當不存形迹卒罹大謗此政僕之所以為僕者終身不敢易也僕犬馬之齒才三十有六雖更事未熟早作夜思從事於斯要亦久矣語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

外又曰智者行其所無事而已於義有未當理有未喻雖聖賢令之行僕不敢也茍理喻義當矣雖人人掩口笑道僕行之也曾參之自信自信不殺人耳母之投杼踰垣參不得而知也僕向罹二三子之謗能勿殺身無幾也蓋是時瑾方以君子之言禁士類二三子者不謂僕為小人也今又罹諸君之謗能勿殺身亦無幾也蓋是時大臣方以小人之惡飭士類諸君者不謂僕為君子也由二者言之僕一身何兼被俱有如此蓋茍可以

去官殺身於我則君子小人者非彼所擇也其至於此雖存有形之迹何捄哉老兄斯文綱領當世指為山斗之士覽見余書當欣然大笑曰此誠柏齋賢弟良友不以險夷易操者也然後終身佩而頌之永為老兄所不棄矣兒子昭允歲首已出痘子無恙今能言且行承問具告冬寒伏惟保愛幸甚

與賈鳴和書

相別久矣忽辱手教感荷無已自被罪以來數不能通

問士大夫之間者蓋捫已自照不可輒以荒穢之資謬自比附耳教中意念隆篤顧僕安足以當含灼而已細思往昔憂惶恐懼之日今得脫然不復拘禁此其心蓋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而好事者又謬為異論如彼雖有非而辯之之人又挈小遺大引粗失精亦豈足以識豪傑哉此可為南塢子言發一笑耳家口雖衆田作足以供之無歉故每得從容南山渭水之間又得為野圃野醫種蔬蒔藥暇則茹蒜酌酒負小坐小軒拊絃倚唱

欣然終日人莫得而奪也至於開筵列饌品竹彈絲貧約之士力尠才匱固無得而辦也然君子之樂亦莫須此此皆日用之實敢以聞老兄老兄知之想當欣然一大笑也邪小書二本附上備種數猶爾不悉為之奈何千萬保練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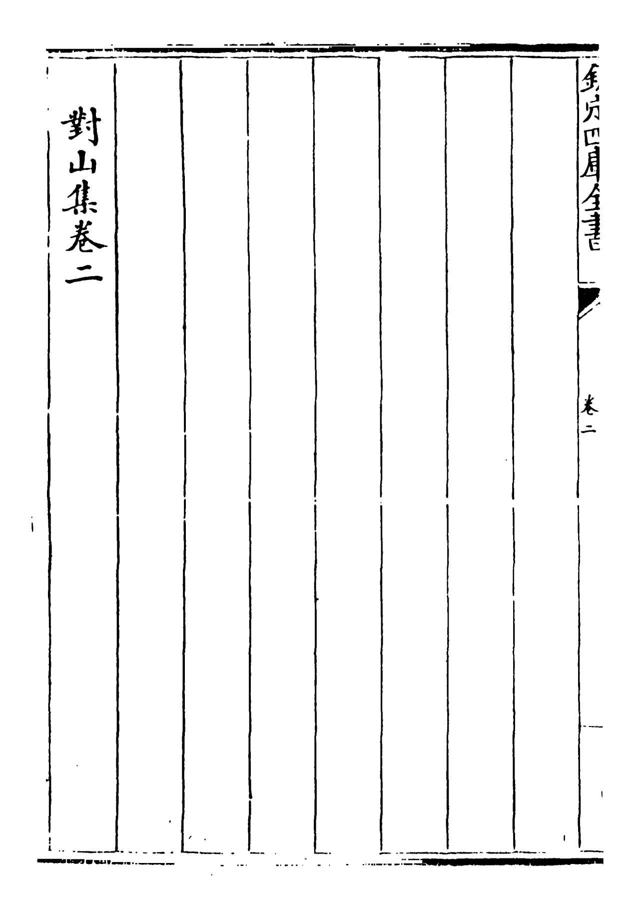
答楊宗文書

范生來承手翰具知李生事情然事已如此闗内鄉大夫豈能人人白哉執事惟善處耳良度負公固厚然已

死矣則平生私憤可以悉為掃滌至其諸孫則猶士大夫子也今不知置念已乎他日鄉人一相視效豈不可寒心哉王學諭資質誠美然行不知禮少不更事亦所不免既惜其才當教之以平易易親豈可深徼慘刻如此不日王令來歸印於縣可能更若是邪李氏諸郎愚昧謬妄豈但今日教中後將噬臍之語其迹頗涉忌諱宜更思之李氏於我有何厚而僕言如此凡以為執事也芻蕘之語始雖不堪聽徐而思之或有可采者不得

面陳切仰珍重

對山集卷二



對山集卷三

明 康海 撰

序

雍錄序

雍錄十卷宋龍圖學士程文簡公大昌之所著也謂漢隋唐皆都渭南雖稍遷改而相距不遠尚為易考若夫周秦兩世自初興以至遷滅屢東屢西不常厥邑固不

可循世次地望泛而言之於是以渭為經而五代都地隨列渭旁能沿渭以推其方而雍關地望如指諸掌矣此其書之大概而其雜相考會則悉本之潘岳關中記與三輔黄圖六典長安志及邑圖閣圖所以述雍之故蹟小大靡遺矣然所圖或有差誤皆按冊擬議而與圖閣產其地而親見之者不同予是以傷載記者之難言也往歲予友大復何子仲默嘗為雍大記顧其書垂成而卒悲夫昔仲默蓋嘗親以序列屬予矣顧今猶未逮

固深念其用心之勤期有暇日當卒成其書以副厥所託不知能否也知西安府南埠李侯文極政通民和之餘盡取關中故志刻之以傳秋七月省災過邰因以雍錄屬予為序於是著所私見於首以貽考古之士然關中之蹟大抵諸書幸存得有所考讀其書者又當有以識侯之用心焉可也嘉靖辛卯秋八月丁亥序

長安志序

關中故有長安志刻之省署歲久亡矣予家有舊藏本

嘗因其引類得其緒理喜關秦之跡頗為明悉易見間有踳駁則據冊而擬欲盡固難也其書為宋龍圖學士宋敏求氏所著程文簡謂宋氏家多古書如宮闕記宮闕疏關中記廟記三輔黄圖三輔舊事皆所采據信哉夫自成周以來關中為歷代名都其人文之盛固不待别録而後知者若其遺跡故趾所在田父野老之妄既荒唐難信而學士大夫又不能闕疑存訛徒欲以遠而莫考之事畢議一旦若山海經之誕水經之誇括地輿

地之志靡曼皆是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予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後之君子得是書而讀之會其領畧可也而欲遽以言語文字之間定數千百年之疑誣矣知西安府南埠李侯刻是書成以予為序故復之如此蓋其所刻皆關中盛事云爾嘉靖辛卯十月庚寅序

渼陂先生集序

渼陂先生者鄠杜王子敬夫也我明文章之盛莫極於

弘治時所以反古昔而變流靡者惟時有六人焉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鄠杜王敬夫儀封王子衡吳興徐昌穀濟南邊廷實金輝玉映光照宇内而予亦幸竊附於諸公之間乃於所謂孰是孰非者不溺於剖劘不怵於異同有灼見焉於是後之君子言文與詩者先秦兩漢魏晉盛唐彬彬然盈乎域中矣獻吉仲默子衡昌穀之集皆已刻行而敬夫獨未也去年秋敬夫冢嗣順天通判瀛内艱讀禮之餘彙次其集凡若干卷詣予請序

將藏之家塾今年春二月予東遊華山會監察御史咸陽王君惟臣於臨潼曰渼陂先生之集獻遊門牆之日久矣願有志於傳而未能今承乏山西嘗得其定本於瀛將以示乎三晉與天下之士執事幸有以教我也予觀渼陂先生之集其敘事似司馬子長而不屑屑於言語之末其議論似孟子輿而能從容於抑揚之際至其因懷陳致寫景道情則出入乎風雅騷選之間而振迅於天寶開元之右可謂當世之大雅斯文之巨擘矣夫

德不孤必有隣藝文之士抑儕以自高姤羣而取亢皆是也予覩孟堅之於子長竊監心焉故歷述明興之文由於諸公者如此於乎後之君子其將有感於吾言也夫罪於予言也夫嘉靖十一年壬辰三月丁亥序

漁石類稿序

漁石類稿者總制軍務兵部尚書漁石唐子虞佐之所撰也唐子巡按雲南江西提學陜西掌憲山西督漕淮上及今凡若干年其所為詩若文以及奏議文移之大

者皆於是乎類載之間出以示陜西提學僉事鳳泉王子惟賢因刻之以傳謂予知唐子者宜序諸其首予讀是篇所載爾雅正大舂容涵渾可與今昔名家頡頏上下世儒摹倣剽敓偶中臆得於萬一者自難擬倫也唐子嘗言文不如先秦不可以云古非誠哉知言者乎人謂唐子機軸本於左氏而無隱僻艱深之習議論肩於董賈而有温柔簡重之致然其歌吟篇什又言不下帶道固不存固不待上法漢魏中契盛唐而後善也唐子方

將以功業左右昌時上修方叔召虎韓范富歐之蹟其文章緒餘又復若是豈詩所謂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者邪緝文之士當自有以識之士有體有用若唐子者可也嘉靖十一年壬辰秋七月既望序

鄠縣志序

渼陂先生既為鄠縣志時南皋公在陝西撫堂聞之取其稿付知西安南埠李侯刻之以傳謂志者記也記其地之沿革風俗異宜與政教文獻之大畧爾頋世多昧

馬弗知猥繁冗雜漫不足視刋是志所以啓後之作者使知方也而民之疾苦役之繁簡政之得失官師之淑慝咸於是乎具之又所以貽鑒戒慎從違其訓遠矣李侯承命唯謹遂付之梓人刻將成渼陂公以書抵予謂予當序諸首予惟鄠古豐鎬之地周之王京其故蹟遺墟雖父老無知也況其文獻乎予每以語渼陂公冀亟為之乃南皋公有此佳舉豈非是地之一幸乎遂序其歲月於首以示鄠之後賢君子知所自云嘉靖癸巳正

月念又一日甲子序

登峨山詩序

陝西左方伯安厓黄公以在蜀時所詠登峨眉山詩一帙寄予曰是編所載頗具峨眉之勝子其序之於首將藏諸家笥以識平生遊眺之概俾後人視焉予取而讀之其條理燦然即不至峨眉已若坐詠累日者矣公昔以名進士改庶吉士讀書中秘詩名滿翰苑予嘗得觀所作於同年南里憲副宅辭翰兼美玉映金輝固方今

之雋筆也乃復見是編又重之以安厓之請是安可辭爰記歲月於簡以示讀公詩者考焉夫精而典者文之致也詳而諷者賦之方也公詩咸有焉豈但示諸後人雖傳之於世可也公以為何如哉嘉靖癸巳春二月己丑序

炯然亭序

監察御史兩厓朱君子禮表其師陽明山人伯安政學篇炯然之語為炯然亭縉紳大夫或為記為文為詩為

歌以識其事既成巨帙諸君子以予序其篇首予有以歎朱君之好學也夫既舉進士服官政矣乃孳孳於學如是宜其行義文采卓然於時學之有益於人如是哉黝襟之子蓋莫不知學然售一試得一譽即睨視萬物先生長者立於前漠然若無曰此何草草章句者陋哉非吾侶也情蕩而志驕中溢而性枯曾不知身何以自立而曰吾將以彌綸天地之化也行何以自善而曰吾將以裁成萬物之道也於乎予自弱冠以及今所見皆

若人也寧非朱君之罪人哉信乎陽明之教非朱君不能炯然於心學而至於炯然於心則推此心庶其可以彌綸裁成矣夫敢以是為諸君子復因併以為學者告

嘉靖癸巳秋八月甲戌序

送趙世忠序

天子即位之二年兖州闕守吏部請推擇長者有德教能化民者詔以監察御史馮翊趙君知兖州府趙君同為御史者咸以予為鄉人當以贈趙君也為說之曰夫

趙君馮翊之美材也馮翊之士能以節義治行顯名于天下後世者至多也其浩然之氣蓄之于貧賤之素而加之于百姓之上者趙君豈異也余何以能益趙君者夫諸君之意豈不以御史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太守則繁劇駁雜欲事事皆親與切歷礱劘然後濟也吾昔在鄉縣以試事歷太守之府望見其事紛然亡有端則必以為甚難莫如太守矣蓋御史之令皆裁自我者太守之令其監司省部者能奪也夫奪則志不可以貞而

廢時矣理不可以致而吏慮矣廢時者莫能以自宜吏慮者莫能以自固由是君子之致莫能聞於天下也故吏部獨以君守兖州焉曰長者之意當以格其上吏使勿以奪志也德教則親民可不畔也雖以天下亡難焉而況乎兖也由是則君之為兖州可知已矣今兖州之民濱之于海困之于饑饉疲之于科役若亡有能蘇也以君能二者之美焉則由是使兖州之民有禮讓足食勿匍匐勉强者孰謂非君也又況鄒魯之地夫子之里

邢君吾知勉已矣

送東原先生序

昔先人在時以海方總角當教以正歷求師之賢者得吾東原先生曰他日使吾子為禮人不聞過于鄉黨父兄者必斗君也是可以教吾子也翌日通于使者以幣從于先生之門先生言動視聽皆有典則海時且幼且劣望之屏然不敢出息居數日心若不自伸數月彌苦曽曰此生不能聊也先生所論皆道德性命之微浩然

而出靡有窮也故今所以不至大惡狠狽以辱先人實先生使然焉壬戌三月海舉進士先生適以歷事在京師其所教猶靡有間也明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完事將歸凡交於海者相為五七言詩贈先生先生既而命海敘也故遂以所受之先生者道之且以餞先生之道而欲有以勉焉者也

送虞坡楊子行邊北還序

今年春二月天子方南狩覲卜顯陵起相國石門公往

視九邊布政令敷恩澤石門公以贊貳上請命司馬大夫虞坡子往馬由宣大而西至甘肅冒暑陟歷嶔嵜凡七閱月而九邊視畢節麾所至邊人無小大咸感激思奮慮無以稱荅休命石門公自以得虞坡子為慶而藩參南溪張子乃以裴晉公比石門公昌黎公比虞坡子予以為知豪傑之旨也虞坡子昔仕關内數以予遊歷盩厔長安二大縣豈弟之政貞固之操民至今誦之其休休之量明哲之資超邁之見殆若天授及轉官司馬

部子竊以為邦之遠踸當在若人因與諸士大夫言之
而石門公果今獨知其賢引之以偕兹使英雄豪傑之
在人代雖顯微異地天下後世未有闕之而弗知也況
同時同事於石門公哉擬人必于其倫予于南溪子題
馬虞坡子大人舜原侍御昔嘗令扶風惠政在民虞坡
子將過扶風扶風士大夫感舜原侍御之愛以子言贈
虞坡子予方幸虞坡子能再予見也其所欲言於虞坡
子者雖備歷晨夕未盡也況酬應數言哉今邊計方壊

而將領威薄加以兵微食匱正君相所當拯捄劑量之際也歸奏之後凡所望于石門公與虞坡子者奚但予與關内士大夫而已也夫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將孰為親九邊之事予烏得而不望石門公與虞坡子也

送白貞夫序

予居滸西山房二十有七年矣客過訪予者率以載之賓遊識久要焉然非卓然道義弗予也今年夏予與涇野呂仲木氏南里楊用之氏同過彭麓山房眺南山遊

普緣普緣為故仙遊宫山迴合而水圍繞氣磅礴而景

慈儁宋東坡蘇子瞻氏葢奇其勝數往遊焉曩予與仲

木屢訂兹約正德壬申至而阻雨粤今十有三年始協

兹遊北至彭麓攜榼命輿矣而洛原白貞夫氏自晉陽

來關中望華𨻶河覩周秦漢唐之墟挹豐鎬岐雍之盛

方自鄠杜訪渼陂王敬夫氏而西也聞予與二子在彭

麓即躍馬過彭麓同二子循黑谷抵普緣周覽遐眺懽

悰畢陳降覲子瞻塔陰記及游景叔題名已而嘆曰兹

無負於普緣矣事不前約而一旦卒同非數也耶明日既晡仲木東邁用之有事渭川精舍貞夫同予北行過訪滸西已而出平湖屠氏所贈文則貞夫此行葢不予棄也然予逃形物外二十年禮法之士未有弗疾者貞夫則何取於予哉居數日貞夫北行畢使後二月復過訪予明日值予病與予弟德充眺黄山覽武川訪郈墟涉澗一作建子窮慶善之縣歌生民之雅其興翩翩然矣翊日予病小瘳方能以醴酒酌貞夫則南充任少海氏

適至遂同坐夜分而去約以明日同過浙西值雨大作弗果夜仍同宴世爵堂焉貞夫少海世之二雋適爾相值誠亦奇矣明日貞夫辭予行予覩貞夫悠悠然有逸思焉於是握手語貞夫曰今士大夫尚浮名而趨末務偶善一詩成一文則矜炫馳肆目無全物即上追屈宋中駿班馬藝而已矣況摹倣剽敓文實俱鮮此文士之鄙習非國士之瀏操也國家以崇官好爵養天下之士者恐百姓之未安萬化之未洽也若此何耶貞夫論事

滔滔萬言條理罔謬厥存逖矣夫揚休烈道情性古之人莫不用之而予意則苟求其志而已詩曰言志今之為詩者果言志否耶叓覼而試省之則思過半矣貞夫往哉野人之言欲無負吾貞夫爾非方居而忽逃也貞夫曰此予志也遂書以贈之甲午八月戊戌序

姜武功使臺旌勸冊序

武功者西安最下邑邑小而道衝民窮而用繁為是邑者誠亦難矣廣安姜侯以進士來知武功訪民疾苦而

加之治於是民熙然應之故不踰年而武功治行屹為關中第一自撫按而下臺省諸公皆交章旌舉其禮幣優勸殆無虛日侯為是邑又何其易也武功諸生私自相謂曰夫民視令長為憂樂者也令百姓力不懲庸財不慼賦是令長之德厚故治明政通吏不渝度民不易軌也吾與諸君親沐其教益而覩識其成緒不有紀述傳之方來是昧長者之誼杜方來之傚非所以稽誦古昔也於是取撫按而下洎臺省諸公所薦論勸勵於侯

者書之於冊而實之以行事頌之以歌詩既成帙矣乃詣予請序諸其首予既三復其書乃慨然增懷焉名實之相倚其應捷而效長與桴鼓者奚異哉夫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未有不偃者也予自戊辰以先太安人之憂歸今家居力田二十年矣民苦於租庸歲相比也當塗君子皆知憂民之疾苦而所以處其疾苦者顧寥寥無聞何耶予聞其論議未嘗不重自太息以為斯民之不幸遽至此極及侯之治武功量田

之肥磽以定租較丁之强弱以署庸行不踰年百姓安堵室家相樂修禮義厚風俗期無貽怒於我侯雖三代之民亦若此而已其應不已捷而效不已長耶夫租庸者國家之重賴而民命之攸繫也當塗君子不能探求其本徒以獲一事見一獘謂吾志已盡吾令已通此不思之過也今百姓之憂樂豈直一事一獘哉獲其事而因之見其獘而更之尚慮其有他也况無所與因無所與更哉故雖日夜奔走徒以重勞輿皂民無益也夫民

情土俗天下之廣吾弗能知由吾關中之事觀其大畧亦可言也桀民恃蓄而撓法姦胥甘賄而易令故富者益安而貧者益困其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也侯至定以約束示以明義準丁力之歛豐罷門分之抑勒不刑一人民志允愜予嘗趣侯書所計度刻之堅石以貽來哲俾民永終嘉惠侯則謙讓而未遑也乃諸生能樂道其休美而形容詠嘆如此彼謂見善如不及者非耶因遂以所先乎民者書以歸之若夫決訟若流摘伏若照則

侯之餘事固不能以徧載備陳焉今之為令長者亦安能人人若侯使民自愜其志如吾武功也排年之人聞侯將擢官去巳咸有憂色以為及巳應排不得與被其政侯尚可謙讓其計度哉嘉靖六年歲在丁亥夏四月十又二日戊午序

送東谷子序

西安太守廣川趙侯以書抵予曰東谷內遷戶部員外郎久淹之餘知巳如吾子良足嘉悅玆有餞贈之文以

勞於執事是惟吾子之不讓也夫東谷子自入關予即與交今凡十年矣所以劘切於予而益其所不能者方之古人蓋有回路之義焉然東谷子操嚴而中坦志遠而外直賢者慕其義不肖者忌其才故入官十五年僅有是焉此非其慮之弗長而際之不融也其忌者害之也東谷子檢身治民裁費節用尚本崇實盩厔與涇州之民莫不懷也篤履慎官鶉衣蔬食先人之所遺平生之所志何不臧也今天子以仁孝治天下安知東谷子

不由是以大行其志於時邪夫士固有詘於始而申於終者矣東谷子之名義士大夫庶民小子人人能言之雖有惡已者不能加也據是以往凡所以報稱於時流惠於民者可以沛然無盭矣東谷子往哉君子之志以自強不息有息則餒非君子之所貴也昔者與東谷語每夜分莫能去者固非如世俗彈碁博塞流連尊俎也凡以探天地之化昭豪俊之業焉耳天下之事未有中無所主而能至者况以或存或亡之心參之故治日常

少亂日常多者士大夫之過也廣川以英偉卓犖之器當紛糾劇冗之地其所以應之而有餘處之而皆當者固其中之有主如是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彼猶待於其所已行而損益其過與不及借以自勵雖之天下可也東谷子其往哉尚默繹於予言而終廣川之誼是則廣川與諸公所以贈於東谷者咸有光矣東谷往哉

姜武功平賊序

昔予以正德戊辰歸見三數處風俗則慨嘆興懷焉曰嗟乎何至是者是必將有厚憂隱禍迤邐未艾也否則何至是者居數年乃日日異不同也曰嗟乎其厚憂隱禍且成弗遠也安得賢且才者與告語之特一與阜之力可攘也乃得巡撫都御史藍公文秀巡按御史王公子衡二子先後至焉曰是則吾所謂賢且才者也失兹不言福將焉致於是以書予二公曰其地事十年後必有大憂事關生靈僕不敢默惟公求倡始者數人薄治

之其羣從渙然散也二公曰唯唯乃下其事於其長其長不知旨意喧喧溷溷乃藉是將要以為功也其衆紛然因賂以訴於他司他司喜其重賂二公之志亦寢後八年乾州有狂人樊仲者多貲而樂誕方士誕者皆集於其門附會仲意行詖於仲云仲當大貴於是傳播遠近所謂三數處者舉熙然從仲而仲遂自居不疑日召無賴男子習戰修武來者雲集又令妖人以照水法惑之俾無畔志洎三年陰相結聚者十數萬人迺於嘉靖

乙酉秋集黨冦乾州賴州之士大夫暨守力禦之日晡逃去走南山結銀兵復諆北冦郡縣震動若不克生獨武功姜侯練兵有素人得無恐報至侯下令曰仲輩皆膏粱子徒以妖師扇惑至是其羣黨固烏合也即果南奔礦場必假道立節橋頭凡濵水諸村落宜掾舟窗候其至共力與擊賊可悉擒明日昧爽賊果至諸村落人執梃拒賊賊悉從涉渡逃去獲馬及器物村落以馬來侯即以馬賞獲者曰能得賊賞更不直此於是人人奮

志思獲賊矣曰中果有執賊至者得仲所給號帖已署有偽官乃立磔於市而厚賞獲者凡涇咸興醴愚民為賊惑者舉不敢南邁應賊賊居鐵爐庵五六日候應不至始決意趨礦場又二日賊首悉為于敖輩所擒無一逋者故賊黨悉平焉比賊東獻馘醜猶曰非武功所阨不及是也於是守巡撫按諸君子咸推功自侯上功於朝而侯之規畫誠已奇矣武功諸耆老相率曰乾州破吾縣有禍猶緩乾州不破賊合衆南下必先甘心於吾

縣吾縣非侯勢必大壞又安有今日者于是繪圖請序述其事於首以報侯保全之功澣西子曰仲之敗人知為敖輩設巧善獲然發軔即衂獨不以姜武功先事治兵哉及匍匐涉渭志灰然盡矣耆老之請殆亦有所見乎故予重之以此令示諸當事者

贈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藍公序

夫志大者器宏才厚者德溥此古今之通道也惟宏且大也故聽參而用博小利近勲勿挑焉惟溥且厚也故

持重而不誇盛位恢勣毋動焉二者事異而理同道分而究一皆俗儒所難喻也故天下無事則可以徽猷而嘉治有事則可以戡定為安輯所謂天下不可一日無者明興百五十年學士大夫口不輟詩書之誦心不廢經綸之想志非不皆有才非不皆長也然以之治事而事或乖修業而業或廢者繇有所弗宏而德之備諸身者少也歲自乙巳以來蜀兵初變衆才不過數百至易擒也當時用事者一失其會遂至不可以為浸淫五六

載寇益盛攻益難合三省全力不得半勦此其故非兵痿將懦也繼而劉齊諸盜起中山山東山西與河南徐淮諸地所過殘滅無釜甑之遺男女幼壯者被掠老弱者蒙死江西諸賊乘其餘習益又驕悍難制當是時上盍數以勘定之勳責功伐名譽之臣矣銳者或闕於持固鈍者或廢其幾宜明者或過於輕忽暗者或昧於策理四者非所以用武博勦也然是時亦能殲賊而安壤者固有所謂志大而器宏才厚而德溥者陰以維持於

其間銷其變而已其患也夫承制備蜀三省之兵闗中為最盛也自彭公之西也其奮擊之士才數千耳數年滋蔓難制之寇不待彭公來所以不敢再窺漢沔以掠闗南之民此其道非騰遊說懾靡寇志也禦之有繇而持之有數得長者至誠惻怛之守綏懷其民心堅厚鞏固寇自不能窺也故予嘗私論之曰蜀漢之盜非藍公無以成彭公之擒非彭公無以見藍公之慮此可為百世不刊者也玆聞上以藍公為南京刑部侍郎公行在

旦夕然平蜀之勲終始由公甚多吾關中之民所以能保其屋廬田畛者秋毫皆公賜也因著其所誦説者於篇以贈公使夫功伐名譽之臣凡有當上之責者皆知其自進而不内民於溝壑而莫之知也

送朱升之序

夫折堅斷剄剸犀劗玉無向而弗利者良劍之用也沙汰湔濯鎔鑄煅鍊精光愈新者兼金之質也故士無炫譽當事乃奇驥無異足登塗則妙君子之節豈可約以

細人之屑見齊以鄉黨之鄙情哉故葛藟生於高山之上非其才有凌於楩枏松柏也犀象伏於澶洄之淵非其體固亞於猿猱麋鹿也高下之分定而倚托之勢殊也故覯士者不於其細而於其大亮才者不於其明而於其隱二者所以斟酌豪俊窺識英妙之方也然五羖顯名於秦穆子臧彊迹於威宣子臧越人二君者窺識明而斟酌當巨細靡遺隱顯不謬故俗議不能繫浮辭不能間也至若其忍戮身於鄭武伍員盛尸於鴟革豈其誠

未達於上而議不竭其智哉主疑而讒入故志阨行塞身死用弛也曩凌谿子提學關內勤勤懇懇若將一變而至於道矣加之以年則學者誦習之力豈或少讓於浮梁君哉細人倡之衆人和之故皜者見汚純者見疵使聖天子公卿之明少虧於泰穆威宣則凌谿子安脫於羣口也今倚泥成俗苟且持論非一日之積也故私者蒙譽而愛者見拔咈者被詘而異者遭遣彼徒以太阿假之曹侯宏樞委之碩讓皆非其事實也士大夫者

公論之所繫也今異說悉出於縉紳而公論不稽於古訓是仲尼邪偽於衛而夷齊瞽昧於周之日也即有才美上安所聞即有邪罔上安所察故志士甘心而就辱豪傑長歎以遠世者非有以馳想於下許致薄於伊周也勢既無所容而數固不可易也夫廉清修潔行能純備者孟堅所以誦李育也苟以熟觀於凌谿子則育豈復敢結駟於齊轂抗肩於周行耶然凌谿子則反之矣聞凌谿子改治滇南故予得私敘而贈之焉此學者所

共覩而當塗者所能慎哉甲戌夏五月序

送大復先生還信陽序

大復先生居關中四年矣今年夏六月以疾求去上下固留不可其官屬及諸生之在正學書院者不欲遽别於先生知予之與先生友也於是以予為言贈先生焉夫師生之際教化之首其居至不易也近名者先要結而後軌則昧理者崇虚飾而忘精典玆二者其始也覩焉若親感焉若躍戀焉若不可一日去而其究也泯泯

焉興怨焉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物誠而形本實而茂自然之應不可强也上以僞劫其下則下以詐姦其上教化興行之地持此以往將安極哉大復先生之來吾關中也曰教化廢壞者上下安於所習而不變也夫安於所習而不變則宜其廢壞亡救也可不作而新之振而起之乎於是具以科約示以程式先之以身而董之以實行之以嚴而推之以恕其初也疑而弗信畏而弗親而其中也幡然而悟沛然而從曰學者之事本如是

乃何者恇恇愓愓若前日耶故泛者畢定傲者畢詣崇其實而脫其偽先其事而後其功有若董生之論焉夫諸生欲贈大復先生歸而予泛及其事如此畧情而弗言者蓋先生之於諸生以道而合而秉執教化之責者其理當若是也或曰賤功名而黜聲華固先生之已事今天子龍飛之始首重教化俊乂畢升而先生乃以疾行豈孔孟之訓有然乎曰出處者聖賢之大閑而先生之所慎也安有高宗為之君而說終傅巖者也蓋有疾

而歸德合而出君子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是何以疑先生哉諸生曰乃今聞夫子之所命矣於是請次第子言贈先生焉

送西麓大夫序

西麓大夫既有男子其同官楊大夫名父首為近體詩為大夫賀與大夫同朝者又皆和楊大夫之詩以賀大夫大夫以予為鄉人交又甚厚也盡持其詩於予曰子盍為我序之使吾子尚長大能讀書省事吾苟欲其為

善人將出是詩以示而歆動焉彼必將遍謂其詩其人也吾從而語曰此詩為此人此人為此詩吾子必曰此皆所謂大人世所謂若神明之不可見而親也何吾之初生皆吾喜焉是吾之生異乎人之子之生也必重自激厲以自盡力於所為曰吾使不愧是言也吾子感吾之言必重自激厲以盡力於所為則子之子我者不亦大耶夫教之不施於父子之際也葢謂狎而不可加爾故孟子曰父子不責善父子責善不祥莫大焉其曰夫

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必正也則吏也可以使父子之際而相為吏乎大夫之所以教乎其子者固有出乎古人思慮之外者矣予其由是而成乎雖有抱奇之士使雜於稠人之中無所相聞焉則志消氣耗不與屠販等者幾希有一人者能自振奮以出乎物則已必警然自訟而悟矣況得於累世積善之餘者哉夫固必能以自變也而又況如此為之啓之則其奮然往者寧有一善一藝止耶大夫之子吾今知免矣夫詩通記若干首首名

父大夫其後皆和者與各自為者云

送武功丞李君還高平序

昔聞麟遊丞李君之政聲若不克見也乃後數年以憂制去既而起復吏部則以為武功丞武功士庶有舊遊麟遊者相語諸人曰此所謂李麟遊也乃至是乎行必有善政及於吾民矣予聞之顧甚喜及君枉訪予與之語言翩翩然長者也有學以蓄其用有政以達其學政出事立上不抗令下不蠧民傳記所稱奚加焉予則以

為益友時與之遊澥西山房道古昔玩詞藝知名之士未能或之先也今年秋偶以微疾求去曰人生適意耳吾老不能副丞丞非所以優吾之老者盍歸乎來以與二三子遊於里閈誦說聖君賢相太平之業暇則教其子弟使為善人於焉終吾之身不猶愈於日馰匐車塵馬足與簿書筐篋之細哉狀既上撫按藩臬皆重君之才名不欲君遽去君不待報飄然以歸武功士大夫重君之行具以予言贈君然予且老矣安能以殘羸之身

應酬賓友之請實有以重乎君之為人是以呵凍為此使後之人知君之才之美果有以感孚於衆如是予竊怪世之人徇利輕己不知歸為何事徒以妻子之奉為不足而日孳孳乃或至於并其身而俱棄者君年才六十又二體强力勝方將有為以速後勣乃於富貴之際視若敝屣畧不以為意念與所謂龎眉皓首浮沈利途者殆天淵不侔矣豈非養之有素決之有勇髙出物表者哉君冡嗣良臣嘗及予門勤學善養將來所就當為

名人不但取科目拾青紫而已君歸以方盛之年優游桑梓終厥天年鄉人稱之後世誦之與今日居陟大位驅遣放逐而戀戀不捨者回視殆不可同日語也良臣勉哉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記曰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他日陟顯頎履榮盛其亦澹焉若無以克肖而君之行事可也良臣勉哉予日望汝之自礪以為予與而君相友相厚之勗焉耳

送邵銓序

崖州邵其以禮部乙榜除為來賓教諭將行於官其友翰林吉士黄子賓以予述序以贈邵君有氣岸能尚志由由然合於古人之道也夫以文字試禮部者凡試幾四千人四千人者皆取於其鄉亦數千人摘而舉也而但以三百五十人其舉若以遺矣意而欲同焉字字而欲稽焉繩尺法度錯出而欲亡有背焉其豪放不羈者故恒弗逮也邵君勉哉夫士固當欲有以過也過其人矣不能有以立過之道夫猶不過而已夫繩尺法度雖

非所以盡士者顧求之者率是用焉苟豪放不羈者稍自裁損就之則天下莫敢京也邵君勉哉儒學之官雖古人所重者吾無以願邵君知邵君所負者厚可以有為使國家風化於世者益隆也雖然吏部所以予君來賓謂宜可以小試君也來賓之教果弘而弗庸焉則吾所以望於君者益以信矣吾所以望於君者益以信而於其身乃猶有弗遇也兹可以謂命而已然而如君之所負者固未有終其身淹也

送陳茂之序

古人養子必教之以詩書為有義方父教而子不之學則固不足以謂之能子子欲學而親靳焉雖有良志者終廢弛不作而已故親也教之子也學之然後子有善學之益親有善教之譽中養中才養才而人樂有賢父兄也長寧陳茂之有子列師族子永嘉余因永嘉識列由列又以識茂之之能教也列性雅重美儀宇學為文章駸駸乎若欲進取如探淵與師友所相證者滔滔乎

有也進而不已烏知不合於中庸之道耶吾於茂之有喜而於列有望也今國家禮重賢俊之士列之有造果知彼惡知弗為之録耶然列固為人之子顯親揚名必能有處於夫者鄉人以列新為縣學諸生且重其為按察王君之壻率來請序以贈予愛列而欲内諸道者安得不以是為茂之告之使夫為父子者知有所勸也